

福建叢書

第一輯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

倉霞草全集
(十)

明·福清
葉向高撰

福建叢書 第一輯之一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

明·福清
葉向高撰

蒼霞草全集

(十)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明·福清
葉向高撰

佛

扉

尺牘

續綸扉尺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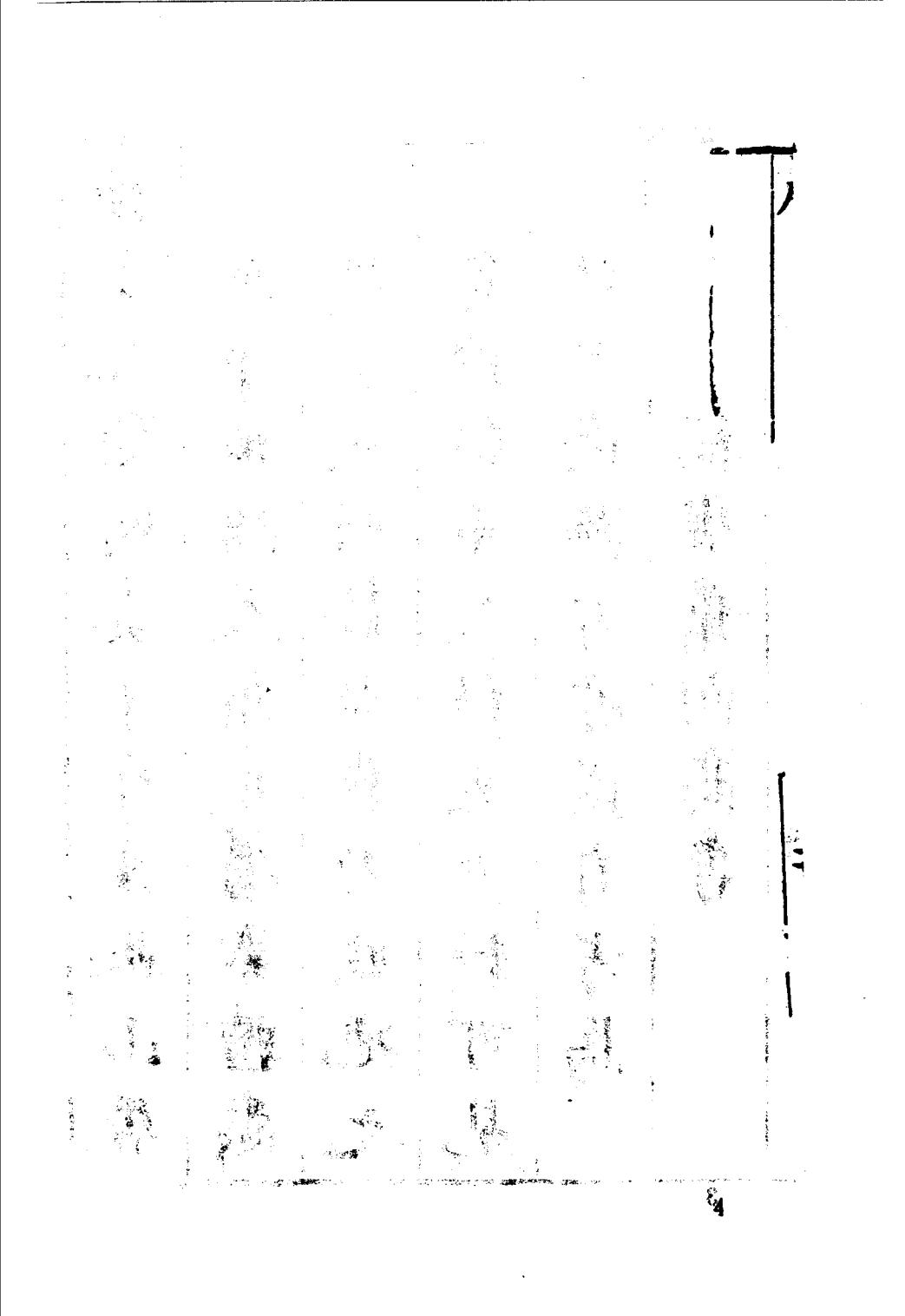
余生平尺牘皆焚其稿惟前
次在綸扉有關係時政者間
存之以附于奏草之後比再
入政地三年值封疆多故議
論酬答皆兵食大計雖書生

未聞軍旅而苟有所見不敢
不盡憶徃徃居時聞

神皇以遼左之亂諭大臣疆事
破壞皆由文武不和余初聞
之不知所謂後身當事任目
擊情形乃知

神皇之聖明真不可及也山居
無事檢諸尺牘凡屬寒暄悉
投水火所餘無幾乃政地之
艱難疆事之得失大較可見
他日尚論著亦或有考焉

福唐葉向高書



後編扉尺牘卷一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答蔡元履

此書在萬曆時

久疎聞問忽奉瑤華琅琅乎金石之章纏纏然經濟之謨伏枕病夫循環讀之不啻枚生之七發矣僕觀今日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皆是爭官稍高者則爭氣耳紀綱之廢壞法度之陵遲至此而極古之宰相能爲天子守法者以其權力足以行之我朝罷中書省委任六曹閣臣職事只是票擬進退予奪毫不相關前此亦有攬六曹之權以行其

意者不旋踵而皆覆敗至于近日矯枉過正習以爲常論利害則共扯閣臣于事中惟恐其有一毫之推委論事權則共攢閣臣于事外惟恐其有一毫之干涉閣臣既不能主張而聽之六曹六曹又不能主張而聽之臺省臺省又不能同心而各以其私互相排擊且責大臣爲其出力小不如意便反唇相稽其弊也不獨無紀綱法度而且無大臣矣 主上深居淵默積寬成玩卽欲勸其奮勵振作有所懲創而得之甲復失之乙行于此復撓于彼前後違錯不能成章故不得不一味含忍因循

以聽其所止竊恐江陵在今日亦不能復言聖賢
道理與　祖宗之法度矣所幸者　主上聖明自
是天縱雖深居日久而大阿獨持近習左右不得
爲姦僕之所言雖不能盡得而其大者率皆采納
卽如藩封一事割至難忍之愛以聽至難受之言
此漢祖唐宗之所不能爲其所以釀成壅格之病
而日甚廢弛之虞者則士大夫爲之不可委咎于
君父也僕海上賤儒處非其據自到此中量時度
勢卽思乞身徒以　主上恩禮殷隆眷留勤懇眞
有家人父子之誼不能斷割隱忍至今而罪釁愈

深人言愈起斷無復留之理矣業已瀝血哀鳴苦懇于上如終不允其當循晉江先生之故事乎楚戍缺餉而譁非門下德威並用將爲南國之憂卽此一事便見投大遺艱之器矣叅遊草足與天柱竝雄山靈得此大增氣色勅書已取付使者中官輩小有所費故事如此不能裁也

答呂公原

潦倒殘生獲戾于世惡之者方欲其死愛之者乃欲其生如門下尤其愛之深而欲其生之甚者耶使者跋涉數千里而來深以爲愧乃藉此得聞門

下起居又用爲喜尊體多病更須善調門下祝僕
僕亦欲祝門下塞兌葆綺自是對症之藥願門下
勉之若僕行年六十名位已極豈敢希望神仙惟
是登山臨水飲酒圍棋與樵夫牧豎田夫野老爲
忘形之交以此作功課耳一切耳目見聞盡皆塗
塞卽近日建夷事亦不敢出口一出口人便疑其
有他意道路云云自是臆度之說如其有之便爲
禍不爲福世人防僕殊甚縱使國家真有大緩急
亦必不容僕之出僕雖至愚豈作此妄想耶然山
居日久放誕成癖亦必不堪世用常對老妻畜生

大夫做官如婦人弓足本是苦事但少小如此故
自不覺苦如汝今日之足已放長尺二豈復有再
弓之理使我今日再做官是汝今日再弓足也能
乎不能乎老妻亦大笑敢述之以佐門下一噱小
孫長者學業頗成彼恐閩中有癸丑諸門生作考
官不便故力欲北行阻之不得人情如此豈兒孫
進取之時耶亦徒勞矣門下宦况何如將遂遷轉
乎抑再上春官乎天下事皆有數計亦當聽其自
然賀壽文有數軸大槩是諛譚套語皆不中窺門
下不作爲妙厚貺附完刮佛面之金實所不可非

自外也雜咏數首附覽野夫疎狂之態可見於此
中有一首爲門下而發者然於此累尚未能斷絕
爲苦有懷萬種總不能盡

答蘇雲浦

自生歸來世人以爲魑魅魍魎不容于青天白日
之下甚至葭莩之親門牆之好亦反面操戈借以
爲逢時之具其他交遊相聞略作寒暄語而已乃
得吾丈書輒醒心快目得未嘗有此舉世而一見
者也病夫無事窮極山水之趣其地則深山窮谷
懸崖絕壁無所不到其人則樵夫牧豎青客縑流

無所不納其所爲歡則山歌漁唱童謡妓舞無所不適而敝邑之山川亦愈搜索愈無窮造物設此以娛閒人真是奇事遊屐所至未能一一形之賦咏紀遊篇中稍綴一二今以附覽又山居雜咏數首頗悉狂夫之態併錄博笑奴曾作怪久已知之有高折枝者以才名自負備兵遼陽移書長安極言其恭順樞府且以上聞生力阻之而晉江先生以此見尤使在今日不知又作何說廟堂妙策生不敢知只倉皇急遽起三四故將及素所排擠之楊蒼墅不知見在封疆文武濟濟豈無一之可託

重恃力應 國家之緩急者乎外取笑于狂夷內見輕于廢弁雖事之濟否尚未易言而于國體亦大傷矣林居之人已絕口此等事因吾丈示及故復翹舌如此罪甚罪甚

答許少微

半歲之間三逢 國恤而 泰昌之崩尤出異常所幸 新主英明 宗祧有賴此實 高皇 列聖功德之所貽也不肖庸劣之狀已見前事徂冬又不得不寐之病形神銷瘦皮骨僅存斷不能以殘軀當勞困之地况今日世路雖云稍康而細諗人

情尚似未化不肖向勸兩家相與合同而人罪其
調停今屏居數載煩言稍息豈可又投身羣囂之
場重其罪戾哉臺下當日一段苦心不肖所深知
而亦不能盡諒于人然二三識者皆以爲使臺下
不去其破壞決裂必不至如是之甚此如靈山發
願徧度羣生毋論夜叉羅漢皆令證果豈區區辟
支小乘所能窺測而不肖又以分半爲言毋惑乎
佛祖之見笑也聞履聲還朝不勝爲世道慶使
不肖無膏肓之病獲從我公周旋重結一段因緣
自人間世一大快事而惜哉其不能矣